


永代皇帝傳奇

潘际桐 著

 文艺出版社

內 容 說 明

這是一本特殊人物的訪問記。

清末代宣統皇帝溥儀三歲登基，五歲離開寶座，十一歲時復辟，兩星期內即告退位。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充當了十幾年偽滿洲國皇帝，因此成為戰犯。他如今正在戰犯管理所接受教育改造。

全書共分五章：“宮廷軼事”、“寓公生涯”、“傀儡滋味”、“囚居境遇”和“獄中見聞”。溥儀五十一年來的生活情況大體就是如此。

作者相當詳細地記下了溥儀的口述，還搜求了若干有關資料，以充實這本訪問記。

皇帝也可以改造？看來這是一個“奇蹟”，但是我們相信讀者將會正確地解答這個奇特問題的。

末代皇帝傳奇

潘際垌著

封面設計：黃永玉

*

通俗文藝出版社出版

（北京香廠胡同73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67號

寶文堂印刷廠印刷·新華書店經售

*

總號（文）0244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3 5/8 插頁7 字數85,000

1957年6月第一版 1957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46,000

統一書號：T10023·222

定價：（5）四角



在撫順戰犯管理所里的薄儀。



溥仪在战犯管理所住的房子。門內有甬道，門外是运动場。

和作者談話时的溥仪，他正在答复一个问题。



→ 溥仪现在唯一的妻子李玉琴。这是他收藏在身边的一张照片。



↓ 李玉琴在长春市图书馆门前。



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是中国六亿人民的大救星；也是与苏联一道保卫世界和平增进人类幸福进步的一座巍然光輝的灯塔；也同样是对不可救药的罪犯都伸出挽救之手給以重生改造的恩人。他好比太阳太阳

对于人类是无所不照的。我終身永远跟着这颗伟大的太阳走；我堅决要洗心革面重新作人。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不仅解放了六亿中国人民而且他的温暖也普及到了我这万死也不足蔽其辜的罪人身上。

我要在祖国人民面前立功贖罪！在党和毛主席以及人民政府的改造教育下而成为一个新生的人。这就是我所下定的决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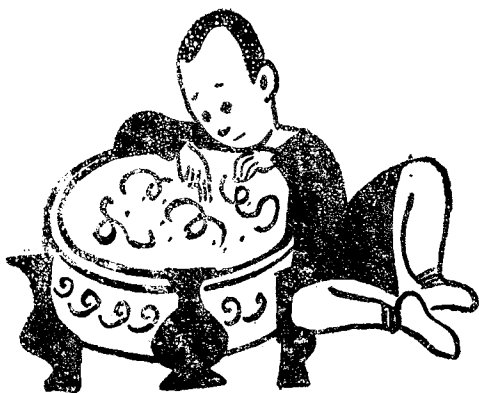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日

爱新覺罗溥仪

溥仪最近写的文章。

目 次

宮廷軼事	1
寓公生涯	0
傀儡滋味	50
囚居境遇	80
獄中見聞	86



宫廷轶事

在監獄里，我結識了清朝的末代皇帝，也就是兩千多年封建王朝最後一個皇帝——宣統皇帝愛新覺羅·溥儀。他住進遼寧省撫順戰犯管理所，是因為他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以後，做了十多年的偽滿洲國皇帝，攀附着日本帝國主義，扮演過一個賣國求榮的傀儡角色。

為了結識這位神秘的皇帝，我從北京趕到撫順，而且住進了監獄。十天往還，使我們從初次相識，以至談得十分投機，心底裏的話對我作了衷誠的表露；哪怕是生活中最隱秘的事，他都不加任何掩飾。

地冰封；窗外白雪皚皚，屋檐下懸着一尺多長的冰溜子，使人感到一種凜冽的感覺，雖然這時只是一九五六年

驅除了一切寒冷。我就在住室斜對面

的小房間里，和他侃侃而談，經歷着記者生涯中最有趣最難忘的情景。我仿佛陷入重重的“新聞內幕”里，無法脫身。

在我第一次和溥儀見面的幾分鐘前，我焦灼地坐候着，在猜測溥儀的裝束、神態、步伐、語調以及一切屬於他的特征；我不知道皇帝和犯人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身份，究竟怎樣在他身上調和起來……

房門開處，一個身材不高的人走了進來，沒有走兩步，他便雙足立定，彬彬有禮地鞠了一躬。這時門外一位看守員順手將門輕輕掩上，走開了。

我的眼睛注視着向我們走過來的人，我打量着他的全身。

他戴着一副黑邊的圓形眼鏡，頭上已有幾根白髮，長長的胡鬚說明它已有好幾天沒有和剃刀接觸。身體不是很結實的。一套藍布棉制服和布襪棉鞋，並沒有妨礙他的矯捷而略加控制的步伐。他沒有帶來任何金屬的响声。在他身上找不到刑具。

我伸一伸手，讓他在對面的椅子上坐下來。在我們兩人之間的長桌上，放着熱水瓶、茶杯，一個魚形的煙灰碟，此外便是鋼筆、墨水，和我的煙盒書籍、記事冊之類的東西了。

談話是在我恍然發覺李科員退出之後開始的。戰犯管理所的李科員是我們的介紹人。我向溥儀說明了來意，而且不放过一切機會注意他的神色。

顯然，我覺察到在溥儀的舉止、眼色和他的全部態度之中，找不到一絲的驚惶。他那百分之百的北京話，說得流暢极了。

他是安詳的。但是由於他從一開始就是以比較坦率在悔罪、在傾訴、在追憶，因此，一種難以遏止地蕩漾在他的臉上，從筋絡上顯露出來，從

溥儀當時還不過五十歲。他那荒誕、奇

歷，他那鬧劇、悲劇、丑劇而又帶有

但在中國找不到第二個人，就是在全

的吧？

他童年和少年在紫禁城里亲身經歷的宮闈奇聞；青年在天津寓公生涯的神秘故事；長春偽滿洲國皇帝的百般滋味；被囚蘇聯的情狀以及今天的生活處境和各種各樣的想法；他的夫婦生活、嗜好、癖好、宗教信仰，這一切他都跟我談了。

宣統三歲登極富有戲劇性。他抽着香煙，從容地回憶着四十七年前的情景。

溥儀告訴我，他是一九〇六年出世的。三歲的時候，便由他的父親抱着坐在紫禁城太和殿上，接受文武百官朝賀，成為清朝的末代皇帝，自兼海陸軍大元帥，同時也是中國兩千多年封建王朝的最後一個統治者。

他的父親醇親王載灃，在當時任監國攝政王。清朝開國有個監國攝政王多爾袞，復滅的時候也有一個監國攝政王，這是偶然的巧合。

這位宣統皇帝，據說當時在父親的懷裡啼哭不止，傳為“神奇”的笑談，於是我們問：“你記得有這樣的事嗎？”

“有的，先生。”溥儀認真地答道，“我聽說，那是給奏樂的聲音吓哭了的。”

這時，我順手翻出金梁著的“光宣小記”給他觀看。在“登極”的題名下，有這樣一段記載：

宣統登極，余未在京。有人赴太和殿觀禮，見攝政王拥上座。上泣啼不止，左右頗惶窘。王招近侍進一物，上玩弄，始止哭。眾既訝為不祥，而又疑不知所進何物。私問之，則廟會所售玩物曰虎小兒者也。

為了看清這段文字，溥儀特意從口袋裡摸出另一副黑邊眼鏡，原來他的眼睛是近視性散光。

看了一會之後，他指着“訝為不祥”四個字說道：“唯心的。”這個評語竟然出自當年皇帝之口，我不禁意味深長地向

他看了一眼。

偏偏三岁的溥仪坐上皇帝宝座，这是西太后的主意。这原因要分两方面說，一是他的祖母葉赫那拉氏是西太后的妹妹；再就是她三岁的孩子当了皇帝，自己还可以繼續垂帘听政。溥仪还拿出旁証来。他說西太后过去把他的祖父諱賢亲王奕譞长子載湉——光緒皇帝接到宮中当皇帝的时候，就是用的同样手法，因为光緒，在当时也不过几岁的光景。

光緒以同治弟弟的身份而繼承帝位，他俩都是道光的孙子。

这样，溥仪便繼承同治兼祧光緒而做了皇帝。他因此在宮里是五个母亲的儿子：光緒的皇后（隆裕太后），同治的三个妃：敬懿太妃（就是先前的瑜妃）、庄和太妃（珣妃）、荣惠太妃（增妃）和光緒的妃端康太妃（瑾妃）。隆裕皇太后把他从三岁撫养到七岁。这位皇太后死后，名义上担負养育之职的便是那四位太妃了。

至于溥仪的生母瓜尔佳氏，直到这位皇帝十一岁那年，才得到破例的許可，到宮里作了七年久别后的一見。据說，他的亲生祖母刘佳氏（奕譞的次妻）在溥仪进宮以后，想起光緒的种种遭遇，不禁在痛哭之余，得了精神病。

回想到当年宮廷生活的冷酷无情，溥仪今天談起来依然是不胜感慨的呢！

“在宮中哪里有一点点真正家庭骨肉的温暖！”溥仪以悲憤而又带着譏笑的口气跟我說。“每天在一定的時間以內，我都要向隆裕太后和后来的四位太妃去請安：‘歇的好？进的好？’‘歇的好’？那是問睡得好不好；‘进的好’呢？那就是吃得好不好的意思。她們每人住在一所宮殿里，各有一群太监、宮女、仆妇侍候着，每人都有她的勢力範圍。”

噴了一口烟，他以同样的語調說下去：“請了安，她們也

冷冰冰地对我嘘寒問暖一番，几分钟之后，我便听到一声照例的吩咐：‘皇帝玩去吧！’这样，我便回到养心殿去了。隆裕太后在世的时候，我还得把我学到的四書五經这些功課，在她面前念一遍的。”

“除了四書五經，还讀些什么？”我好奇地詢問。

“还有通鑑輯覽，資治通鑑，大清开国方略，圣武記和东华录。讲的无非是始于事亲，終于事君的一套綱常名教。”

“你的老师是誰？这次我从北京来，曾經拜訪过前清的翰林商衍瀛老先生，他今年八十七岁了，据說他是你的老师，是嗎？”

“啊！先生見過商老先生。他不是我的老师，不过也很熟。老先生身体好嗎？”溥仪睜大着眼問我，显然发生了莫大兴趣。

“我和商老先生是第一次見面，那天他碰巧感冒，坐在椅子上喝着薄粥，和我們談了一段‘逼宮’的故事。我听人說，他平常的精神還不錯，已經审訂了五十本中医的医書啦。”

“我的汉文老师是陆潤庠、陈宝琛，后来又加上朱益藩、徐坊、梁鼎芬；滿文老师是伊克坦；后来又学英文，老师是英国人庄士敦。”

我在一旁心想，这些老师在当时大概都是知名之士了。事实上，陆潤庠是清末著名的苏州状元，后来做了大学士，今天在故宫里还可以看到他許多墨迹；陈宝琛是福建的才子，張之洞在皇帝面前推荐了他。这人二十岁就做了翰林，三十岁任內閣学士兼礼部侍郎。朱益藩也是少年就入翰林的人物。梁鼎芬是广东番禺人，在光緒宣統年間，“譽滿天下”，也是翰林，特別精于辞章之学。他是在陆潤庠死后，被推荐为溥仪老师的。

“我从六岁念家塾念到十七岁，什么書都沒有念好。我从沒有做过作文^①，只学过对对子。碰到我懶得讀書的日子，便吩咐太监告訴老师：‘今天可以放假一天。’一般的文化水平很

低，不要說物理、化學我是一竅不通，就連最簡單的加減乘除也不會。小時候還喜歡躺在床上看三國、水滸、列國……，紅樓夢是不耻看的。”

“你的滿文學得怎麼樣？”我問。

“不好，現在更忘記了。早年在宮里我們也是講漢文。”

“聽說滿文里，父親叫阿嗎，母親叫額莫，山叫阿林，水叫莫仁……”

“是的，這個我還記得。”

我指一指烟盒，勸他換一支香烟。他有禮貌地欠一欠身，然後緩慢地將他瘦削而文雅的手伸將過來，他拿起一支，靠近眼鏡看了一會，天真地微笑着說：“噢？大中華！第一流的好烟。”

① 游戲文章大概是寫過的，二十多年前，有人在北京故宮里抄錄了溥儀的一些作品，發表在上海的“逸經”雜誌上。

例如，有一篇是溥儀仿照劉禹錫《陋室銘》而作的“三希堂御銘”，全文如下：

“屋不在大，有書則名，園不在霸，有人斯能，此是小室，惟吾祖龕，琉球影閃耀，日光入紗明，寫識有欣意，往來俱忠貞。可以看鏡子，閱三希。無心荒之亂耳，無倦怠之垢形。直隸長辛店，西蜀成都亭，余笑曰，何太平之有？”

溥儀在十七歲左右所寫的新詩，也是令人莫名其妙。請看這三首：

（一）燈閃着，風吹着，蟋蟀叫着，我坐在床上看書。月亮出了，風息了，我坐在椅上唱歌。

（二）月亮出來了，她坐在院中微笑的面容，忽然她跳起來沖着月亮鞠躬，一面說：好潔淨的月兒，菊兒來個截。（一九二二北京 HENRY”（按 H ENRY 即溥儀之英文名——亨利）

（三）正月一，宰個鷄，二月二，放個口（按大約為屁字），三月三，綉綉單，四月四，寫個字，五月五，靜吃齋，六月六，大洋出，七月七，愛拉稀，八月八，吃西瓜，九月九，獅子吼，十月十（原缺），十一月十一，吃個大鴨梨，十二月十二，商人到處買字。

“是的，这是我特别为你带来的中华牌十支装細支香烟。”我心里一面暗自說着，一面对他微笑頷首。

“庄士敦”这三个字在我脑海里变成愈来愈大的問号，我过去只听說过这个英国人的名字，如今，我要在他也許是唯一的中國学生面前問个究竟。

此外，从溥仪嘴里說出的“进的好？”这句话，我又急于想知道当年皇太后、皇帝究竟吃多少样菜？是怎样吃法的？他們后来也吃西餐不吃？

还有，“皇帝玩去吧！”这又是一个多么吸引人的話題。

我笑着問他：“你小时候，在宫里玩些什么？談談吧，越詳細越好。”

这个問題似乎多少有些出他意外，但是从他的眼色中，看出对他所悔恨的童年，也还有濃厚的感情，虽然那不能称为留恋。

“不瞞先生說，我小时候在宫里玩的都是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溥仪不安地說着，随即陷入童年的沉思里，北京皇宫似乎就展现在他的眼前。

“我喜欢跟小太监一起玩。最初爱摆泥人儿。我摆一个，太监摆一个，大家面对着面，按着泥人儿的身份說話。我說几句，他說几句，玩的不好便打起来。”他略停一停，說道，“当然总是我打小太监呐。”

“我还喜欢养蚯蚓，在一只大缸里填滿了土，然后把蚯蚓养在里面。我也爱喂蚂蚁。我在一旁看着这些东西，觉得很有趣。扔沙口袋、踢球、举石鎖这些都玩。有时用小汽枪打鳥，乱打一陣，反正是打不着。我还喜欢和太监們玩推布帘子。

“推布帘子是这样玩的：帘子两边都站着几个孩子，大家挤啊挤啊，誰能把帘子推到对方去，那就算赢。捉迷藏也玩，宫里地方大，难找极了。”

这时，我忍不住噗哧一笑，說：“誰敢躲起来不給你找到呢？你当时是皇上嘛！”

他略有愧色地点了点头。

“賭錢么？”我問。

“只会押宝。有时候过年賭一賭，总是故意让我面前贏到一大堆銀洋，那才散局。我不是不爱賭，就是嫌它麻煩。”溥儀臉上露了一絲笑容。

“小时候学过騎馬吧？”我想起清朝皇帝傳統的特长。

“学过，那也是很可笑的。”溥儀笑着說，“就在走廊上走着騎。前面有御前大臣，也騎着馬；兩旁有侍卫，王公大臣在周圍看的很多。我騎着馬一步一步地走，走的極慢。在走廊上这么来回走兩趟也就算了。”

这使我想起康熙皇帝嘲笑明末崇禎皇帝騎馬的故事。

康熙四十八年（一七〇九）十一月諭：

……崇禎嘗學乘馬，兩人執轡，兩人捧箠，兩人扶鞞，甫乘輒已墜馬。乃責馬四十。如此舉動，豈不發噱！總由生于深宮，長于阿保之手，不知人情物理故也。（清宮史略）

但是，崇禎果真會如此么？我懷疑。

接着我又問溥儀會拉弓射箭不會，他說都不會。

溥儀說：“等到我結婚以後，最愛騎自行車。為了騎自行車，宮里許多門檻都讓我叫人給鋸啦，嫌它碍事。化裝照相，打扮成女人和武生，我也有興趣。”說時，溥儀有意無意地往窗外看了一眼，跟着他象獲得一件重要發現似的，猛然提高聲調說：“最荒唐可笑的，大概是這件事了。”

“哪一件？”

“是這樣。”他的語調這時反而轉為從容了一些，“我有一天，叫人送一大包東西到醇親王府，給我的弟弟溥傑。足足有這么大！……”

他伸开两臂比划着大小之后，接着在臉上透出一絲几乎看不到的笑容說道：“馮傑收到这包东西，非常高兴，于是急着要打开来瞧瞧，可是打开一层又是一层，再打开一层，里面还有一层……，左一层，右一层，到了最后，只剩下一个小包，象洋火盒那么小，他用手一捏，嗨！軟糊糊的……”

“究竟是什么？”我一再眨着眼睛，迫不及待地追問。

“屎橛子！”他說时不禁哄然大笑起来，整个的臉甚至脖子都变紅了。

不知怎么，我們突然抓住了皇帝吃飯这个話題。

溥儀說：“我記得当年在皇宮里每天只吃兩頓飯，虽然有好几十样菜，可是真不好吃，千篇一律，味道也不好，簡直象給死人上供的一样。当时不叫开飯，照規矩應該叫‘傳膳’。一声傳膳，从我住的养心殿到御膳房的路上，站着的好几十名太监，非常快地就把一样样菜‘进’上来了。菜，都是老早准备好的。”

“桌子該很大吧？”

“也不。是两层的。矮的一层象炕桌那样，离地一尺多高。盛菜的盆子倒不大，就是样数多。四位太妃每天各送五、六样菜来，我爱吃那个菜。咸菜单独放在一張桌子上，点心、粥又放在一处。每天吃飯的时间大約在上午九点鐘下午四点鐘的光景。另外还有果盒，那是随时都可以吃的。”

我一边听着，一边翻閱記事冊，因为在去撫順以前，曾經在北京看到一个老太監信修明所写的“宮廷瑣記”手稿。他今年七十九岁，在清宮当了二十五年太监。手稿中有一則“兩膳房积弊”的材料，我是抄录下来的：

……太后之份例：每日用盘肉（即猪肘子）五十斤，猪一口，羊一只，鷄鴨各二只，新細米二升，黄老米（即紫米）一升五合，江米三升，粳米面三斤，白面十五斤，蕎麦面一斤，麦

子粉一斤，豌豆折三合，芝麻一合五勺，白糖二斤一两五钱，盆糖八两，蜂蜜八两，核桃仁四两，松仁二两，枸杞四两，晒干枣十两，香油三斤十两，鸡蛋二十个，面筋一斤八两，豆腐二斤，粉锅渣一斤，甜酱二斤十二两，清酱二两，醋五两，鲜菜十五斤，秋有茄子二十个，王瓜二十条。

名义上，每天为西太后供应的膳食至少是如此，皇帝的享受还要优厚些。事实上，任何皇帝和皇太后都不可能有这样巨大的肚子，只是给层层中饱了而已。“两膳房积弊”里还有这样一段揭发：

“只以鸡蛋一项而论，原额二十个，而买办处每日交进须五百个，其他可知。皇上、太后、后妃及各大小他坦（溥仪看到这里说：他坦就是现在的公共食堂），皆由内务府大臣以下堂司官十数处所管，须分润百分之五十。到了太后宫，总管首领掌案太监，再分之。掌案一职，须分五十分之五，总管首领及摆膳太监共分吃五十分之五。其次，膳房全部又分润五十分之五，余下三十五分（作者按，应指原额的百分之二十），为买办食物之用。过一处，扣一处，始能食到主人之口。”

这笔日用食品账想来是可靠的。因为清末做过内务府大臣的金霖，根据内廷档案编辑了“清宫史略”，那本书里，有着类似的记载。不过，“王瓜二十条”以后又加上照明费和燃料的开销。那就是：“白蜡七支，黄蜡二支，羊油蜡二十支，羊油更蜡一支，红蕹炭：夏二十斤，冬四十斤，黑炭：夏四十斤，冬八十斤。”

想不到从盘肉五十斤到王瓜二十条充满很大数字的这笔细账，引起了溥仪的惊骇。

“这个，这个我倒不清楚。”他讷讷地说着，感到一些窘迫。“听说你在宫里，后来爱吃西餐，是吗？”我问。

“对，那时候叫作‘洋饭’。回想起来，第一次吃西餐那是很可笑的。我叫太监到六国饭店（就是现在的北京国际饭店，